

司馬溫公年譜

司馬溫公字譜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卷之六

錫山顧棟高輯

吳興劉承幹校

熙寧四年辛亥

公年五十三歲

公以端明殿學士爲永興軍安撫使

奏授子康守正字

正月一日上疏諫西征

略曰近見朝廷及宣撫司指揮欲分義勇作四番
于沿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閭里惡少爲奇兵
造乾糧皴飯布囊力車以備饋運悉取歲賜秉常

之物散給緣邊又竭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
只如永興一路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
二萬三千兩銀盃六千枚迫以軍期急于星火民
吏驚駭皆云今春將大舉六師以討秉常之罪若
此言果實臣竊爲陛下危之豈惟無功必有後患
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爲坐散府庫之財疲
生民之力倘將來虜騎入寇將何以禦之臣先任
御史中丞日曾上言國家當先修舉八事然後可
言用兵今八者無一又關中十室九空盜賊紛起
乃欲輕舉大眾以挑猛敵豈不殆乎或又云未討

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此尤不可捨有罪之強
寇誅無辜之小族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將無以復
號令外蕃矣伏望悉令停罷明下詔諭曉以朝廷
不爲出征之計愛惜財力以備振救飢窮實唯國
家之福

三日罷修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略曰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闊方可安置今
解號兩州城壁皆稱闊處只及四五尺須是先貼
築城基方可剗修非大段興功無以辦濟今廂軍
全闕差使官庫亦少見錢又去年饑饉人戶流移

若更如此必須煩擾況永興一路州軍盡在腹裏
去沿邊絕遠若蕃賊入寇亦未能便到城下其樓
櫓修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伏乞特降指揮所有
腹內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修葺其器甲
且據不堪數目逐漸依程課脩所貴公私皆得辦
濟

尋得旨依奏自後永興一路獨得免

八日乞不添屯軍馬

略曰大凡添屯軍馬先須約度本處糧草可以贍
養與否今關中饑饉倉庫空虛贍養舊軍猶恐不

足更添新者何以支吾雖朝廷更發左藏庫內藏
庫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于百姓轉增貧
困況糧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興販必須本
處土地所生今饑饉如此何由可得況卽今人戶
流移至二三月必轉更饑乏若國家坐視不救竊
恐死亡轉眾盜賊轉煩夫戎狄擾邊手足之疾百
姓離散乃腹心之憂豈可重外輕內逐末忘本哉
伏望更不添屯儻以邊鄙未寧不免量添卽乞分
散往諸州軍就糧委逐處兵官精加訓練不須聚
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

十九日奏乞本路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

略曰伏準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勾訓練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實無餘力同監教閱又不可端委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兵士向來並係鈐轄劉斌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勾今新添兵士只令趙瑜與臣專管訓練所有舊兵士未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旣在永興駐泊本路兵官豈可卻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乞令本路兵士

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貴公共同心管句得便

是月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

勘會準司農寺牒近準熙寧二年九月四日敕節
文所借過青苗錢斛如遇災傷五分以上合隨夏
稅納者展至秋稅合隨秋稅納者展至次年夏稅
寺司看詳敕意若秋料內更遇災傷自合送納夏
料錢斛了足不許再行倚閣疾速催納了足關報
提刑轉運司準此施行臣竊詳朝廷所散青苗錢斛
本爲救接飢民非爲乘此艱食規求利息也今司
農寺乃令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竊恐此事

不合敕意蓋一次災傷民間未至困窮青苗錢尙
許倚閣豈有連併兩次災傷舊來積蓄旣盡新穀
又復不收卻令將何物可以輸納州縣見司農寺
有此指揮不問有無嚴行督促使貧民何以自存
爲民父母必不肯如此況災傷倚閣自稅賦并借
貸過斛斗並候豐熟日送納如更遇災傷亦權住
催理何故青苗錢獨不許重疊倚閣耶臣已指揮
本路災傷地分永興軍河中陝西同華耀乾解八
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更聽候朝旨是年鄧綰

判司農寺

次日乞判西京留臺不報

奏爲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

略曰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過二分今
提舉常平司乃依見今饑年貴價將本倉陳次斛
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每陳色白米一斗紐作見
錢七十五文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
五文足麥每斗四十文足則是貧民于正二月閒
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卻將來要納新好小麥一石
八斗七升五合粟要納三石若送納見錢卽又須
賤糶以償官中本利于正耗之外更以巧法取之

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矣竊唯朝廷之意本以兼併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今官中取利乃約近一倍使向去米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併之家不至如此伏望朝廷依先降指揮借貸與第四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卽乞不以元糶價貴賤紐作見錢只據散出斛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每散得一斗米者納一斗二升細色如此民猶不至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原數如允所請伏乞早降指揮

按凶年折錢取息是于青苗本法之外又增一

重刻剝矣公此二疏能于新法中去其尤毒民
者堯夫先生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也
詔移知許州辭不赴

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
察御史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
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
公果辭召命

言行錄

按行狀云頃之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
臺不書月當在是年判西京之前無疑

夏四月癸酉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先是公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留臺不報至是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得請

始卜居洛陽

潛止劄記云公自熙寧四年辛亥四月罷歸洛至元豐八年三月入朝凡居洛

十有五年

自是絕口不復論事公初到洛中書懷詩云三十
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唯清白
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逐好
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得閭閻鶴髮翁

范景仁曾約居洛旣而卜居許下公和景仁卜居
詩云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斑拂衣已
解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
中花卉足供閒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
閒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

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墜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閒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比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于其中洛人戲云王

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麗元英文
昌雜錄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公作墓誌銘

獻可屬疾一日手書託公以墓誌銘公亟省之已瞑目矣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

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旣見其文遲迴莫敢書其
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遂書之仲通又陰囑
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挂壁閒謂其
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屬公
以天下事後公入相再致元祐之盛獻可已不及
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公薨獻可之子由庚
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
其先人之言也

言行錄

八月有祭呂獻可文